

神鵑俠侶

金庸武俠全集

評點本

文化藝術出版社





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推薦

金庸武俠全集

評點本

古有不朽之作，亦有不朽之評，《三國》、《水滸》、《紅樓》是也，毛宗崗、金聖嘆、脂硯齋是也。金庸當代文學大家，讀者之衆，空前絕後，見仁見智，各執一端。茲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廣約名家，共襄盛舉，乃有《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之出版，亦拋磚引玉之意也。值此吾國傳統文化盛行於世之際，洵快哉美事也。

評點本
金庸武俠全集

神鵰俠侶
一

文化藝術出版社

《神鵬俠侶》總論

陳 墨

《神鵬俠侶》從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起在金庸一手創辦的《明報》創刊號上開始連載，歷時三年，無論是對金庸的小說創作或是對他創辦《明報》實業，《神鵬俠侶》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金庸創辦《明報》，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有創辦新聞實業的天賦、理想、信心和抱負；而另一方面，則又起於建立在對其武俠小說創作的自信的基礎之上。《射鵬英雄傳》等書使金庸成為「武林盟主」，其作品可以使連載它的報紙銷量大增，那麼，何不自己創辦一份報紙？也正是這樣，《神鵬俠侶》成了《明報》初創時期的一個最重要的支柱。有它在報上連載，不但可以保證基本的訂數和銷量，還可以因它對俠迷讀者的影響和吸引力而不斷增加發行量。

至於這部書在金庸小說創作中的重要意義，那就說來話長了。

一、俠與情

《神鵬俠侶》是作為金庸唯一的三部曲即「射鵬三部曲」的第二部而為世人所知的。這在《神鵬俠侶》的創作之初，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射鵬英雄傳》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幾乎可說（在香港）是家喻戶曉，《神鵬俠侶》繼其後而發表，自可借得前者的大名和影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關心和喜愛郭靖、黃蓉以及東邪、西毒、

南帝、北丐的人，當然就不能不看《神鵬俠侶》。

不過，若以為《神鵬俠侶》就是《射鵬英雄傳》的「後傳」或「續書」，那又未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了。因為，（一）《神鵬俠侶》中雖然仍有郭靖、黃蓉、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及全真七子、老頑童等老熟人的面孔及其活動綫索，但它的主人公卻是楊過、小龍女及郭芙、郭襄、武敦儒、武修文、耶律齊等一班新人。小說的故事情節是以新人的故事為主體的。（二）更重要的是，無論內容或形式、創作模式或主題思想，《神鵬俠侶》都與《射鵬英雄傳》大不相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神鵬俠侶》標誌著金庸武俠小說創作的一次（也是第一次）重大轉折。

這只要比較一下《射鵬英雄傳》與《神鵬俠侶》這兩部書就可明白。

（一）從書名看，前者的重點是「射鵬英雄」，後者的重點是「神鵬俠侶」，即前者重點在「英雄」，後者的重點在「兒女」；前者重點在俠義，後者重點卻在情感。

（二）進一步，從回目名稱看——兩部小說都用四字回目——《射鵬英雄傳》中多是：「風雪驚變」、「大漠風沙」、「彎弓射鵬」、「洪濤羣鯨」、「軒轅台前」、「鐵掌峰頂」、「大軍西征」……；《神鵬俠侶》中則多是：「風月無情」、「故人之子」、「活死人墓」、「玉女心經」、「白衣少女」、「禮教大防」、「絕情幽谷」、「意亂情迷」、「洞房花燭」、「離合無常」、「情是何物」、「生死茫茫」……。

（三）再看兩書的開頭結尾，《射鵬英雄傳》是以詩開頭，以詩結尾。開頭是「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結尾是「兵火有餘燼，貧村纔數家。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無論開頭或結尾，都洋溢著作者對戰爭災難及其歷史的關照與憂患，有悲天憫人之氣。《神鵬俠侶》則不同。開頭是詞：「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雞尺溪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著江南岸。」結尾還是詞：「秋月清，秋月明；落葉

聚還散，寒鴉栖復驚。相知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為情。」無論開頭或結尾，寫的都是個人的情感與心態，離愁別緒，讓人黯然神傷。總而言之，這兩部書的情調大不相同。

(四)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兩部書的正文內容及其結構、主題的差異。

《射鵬英雄傳》當然也寫兒女之情，寫郭靖與黃蓉的自由戀愛以及郭靖與華箏的婚約引起的情感與道德的衝突，寫得也很動人；但這部書的主體，卻是寫「靖康之恥」（作為一種象征），寫家世之仇、民族之恨；寫郭靖的練武、復仇、征戰與「論劍」，並最終走向保衛襄陽的戰場。

《神鵬俠侶》則是真正的以寫情為主，楊過與小龍女這對有情人的悲歡離合，成了這部書中絕對的情節主綫和結構依據。順便說一句，《射鵬英雄傳》的結構，因為沒有統一的結構綫索，難能「串珠」，因而有點散；而《神鵬俠侶》由於以楊、龍的愛情坎坷為統一的主綫，小說的結構及其完整性非以前的小說可比。

進而，說《神鵬俠侶》是寫情之書，不僅因為寫了楊過與小龍女，而且還寫其他一系列的愛情故事。(一) 開頭就出現李莫愁這位「情魔」（此人可與《射鵬英雄傳》中的梅超風比較一下）以及武三通這位「情瘋子」；(二) 繼而又寫了武氏兄弟與郭芙的難解的「情結」以及解開之後，武敦儒與耶律燕、武修文與完顏萍、郭芙與耶律齊的結合；(三) 寫了絕情谷這一奇妙的有象征意義的環境，以及絕情谷主公孫止與他的夫人裘千尺的婚姻悲劇，寫了公孫止因小情人柔兒之死而成為變態的情慾狂；(四) 寫了尹志平這十全真門下高徒對小龍女的畸戀及其悲劇；(五) 寫了老頑童周伯通這位一輩子逃避瑛姑、逃避愛情的人，也終於同瑛姑走到了一起，數十年情債終於償還；(六) 甚至還寫了西毒歐陽鋒這位在前書中十惡不赦的大惡人，在本書中由於與楊過同病相憐（一個無子，一個無父）進而產生父子之情（這當然是另一種情感），從而使他的形象終於恢復了一絲人性的光輝，最終有一個出人意料的人生結局。

另一方面，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小說中不僅寫了楊過與小龍女之間的忠貞不渝而又歷盡曲折坎坷的愛情故

事，還寫了楊過與陸無雙、楊過與程英、楊過與公孫綠萼、楊過與完顏萍、楊過與郭芙等少女之間或長或短、或明或暗、或真或假的種種微妙的情感糾葛以及陸無雙、程英、郭芙、公孫綠萼、郭襄等少女對楊過的或深或淺、或自覺或不自覺、或自主或不由自主的真摯的愛戀。這在郭靖以及《射鵬英雄傳》中顯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楊過的人生中，在《神鵬俠侶》這部書中，則由於楊過的天性中有三分風流、三分瀟灑、三分火熱的心腸，作者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讓他別走蹊徑，經歷人生的種種情感遭遇與波折、糾葛與衝突、苦樂與悲歡。

由此可見，《神鵬俠侶》實與《射鵬英雄傳》旨趣大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情之書」，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一部獨特的情感感的百科全書。因為人生及人性中的情感、慾望、愛惡、婚姻，正面與反面，善與惡，真與假，美與醜，自私與忘我，自知與不自，喜樂與無奈，兩情相悅與單相思……及種種個性與心態的選擇和表現，這部書中幾乎都寫到了。

小說開頭時，李莫愁聽到採蓮少女所唱的「風月無情人暗換，舊遊如夢空腸斷」之際，發出「一聲長歎」，這歎息與她的人生相伴隨，亦與本書共始終，縈繞於書中字裏行間，回蕩在讀者的眼前耳畔與心上。而李莫愁在書中多次歌唱、吟誦的，金代大詩人元好問的《邁陂塘》這首詞，即：「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別離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這可以說是《神鵬俠侶》的主題歌。

這本書中，不僅有對情感的傷懷的歎息，有疑惑的歌唱，還有人類情感的思索和象徵。——絕情谷是一個象徵性的處所，情花是一種獨特的象徵物。——細看此物，我們不難總結出如下的特點：（一）美而多刺。那情花「似芙蓉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艷」，但「細看花樹，見枝葉上生滿小刺」，一不小心，就會被刺中毒。（二）花艷果醜。情花之靈不用多說，但其果實，卻是「或青或紅，有的青紅相雜，就如毛蟲一般」，如此醜陋，當真出人意料。（三）十果九苦，且要嘗之才知。情花之果不僅醜陋，而且味道亦雜，「有的酸，有的辣，有的更加臭

氣難聞，中人欲嘔」，當然有的也很甜，「只是從果子的外皮上卻瞧不出來，有些長得極醜陋的，味道倒甜。可是難看的又未必一定甜，只有親口試了才知道。十個果子九個苦，因此大家從來不去吃它」。(四)欲解情花之毒，只能以毒攻毒，如天竺僧臨死之時發現，可以用斷腸草解之。以上四點，正是金庸的情愛論觀點，亦是本書所要表達的重要思想主題。

而上面列舉的不同人物之間的不同形態的愛情故事，則是金庸為我們提供的各式各樣的情花之果，苦辣酸甜嘗遍，我們也許就懂得了愛情的真滋味。

二、男與女

《神鵬俠侶》不僅是一部「情之書」，而且還創造了一個男與女對稱的世界，並且選擇了男與女平等的觀點。與《射鵬英雄傳》相比，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常規的世界被認為是「男人的世界」，因而傳統的武俠小說中基本上是男人的天下，即使有幾個女性，也都被男性世界所異化了，即女中丈夫，實則具有雄性化特點。新派武俠當然不再如此，金庸小說中一向有男人，亦有真正的女人（女性化的女人）。然而，寫到男女之間的情愛及其相互關係——或許與武俠小說作家幾乎為百分之百的男性有關——則大多採用男性的觀點，即男性中心的觀點。

因為作者採用了男性中心的觀點，武俠小說中就依然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男人的世界，即男女關係絕對不平衡、不對稱。例如《射鵬英雄傳》中的五位絕世高手——「乾坤五絕」——即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其中就絕對沒有一個女性。郭靖後來也列入高手之林；而黃蓉，雖然她武功不低，智計尤其超過郭靖多多，但她是以會做菜而被洪七公等人賞識的。大約也有不少讀者對此有深刻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神鵬俠侶》從一開始就出現了一個「情魔」（李莫愁，女）與「情瘋子」（武三通，男）

對稱的場景，表明傷情與變態決不僅僅是女性的專利，男人也一樣會為情愛的鬱悶而變態或瘋狂；反過來，女人決不僅是為情愛而生，她們也可以——同男人一樣——主宰、征服、創造自己的世界。

如果說李莫愁與武三通同時出現，只是一個男女對稱的象徵的話，那麼，其後的「背影敘述」中的王重陽與林朝英的故事則顯然代表著一種歷史的真實。——在上一節中，我們在各種情愛關係中沒有列舉王重陽與林朝英的名字，一是因為他們都是早已亡故的人，只活在後輩的記憶中、傳說裏；二是因為他們之間的關係很難用情愛概括。然而，我們沒有列舉，並不等於這兩人的關係並不重要。相反，正因為這兩人的關係及其象徵意義太重要了，所以我們才要在這一節中單獨說。——理解王重陽與林朝英二人的關係，是理解這部「情之書」的一個關鍵。

首先，林朝英這位女性，絕不是王重陽及其男性世界的附庸，而是一種獨立的存在，是作為王重陽的對比、對稱、對峙的因素而存在的。《射鵬英雄傳》中只寫了「乾坤五絕」，是清一色的男性，而照《神鵬俠侶》看，實際上林朝英的武功非但決不在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之下，而且亦不在號稱「天下第一高手」的王重陽之下，這就揭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男女對峙的新的藝術境界。可以想見，林朝英的故事是金庸新想到、新創作出來的，專門為《神鵬俠侶》一書而設計的。林朝英是王重陽同時代人，卻沒有王那麼出名，表面上的原因是林朝英不願意拋頭露面，屬於真正的山林隱逸一類人，真正的原因則恰恰是傳統的男性世界的壓抑或忽視的結果，因而她只能作為一種無名的存在；而在名教傳統體系中，無名亦等於「不存在」。只有《神鵬俠侶》才將她「發掘」出來，這表明作者的觀點已有了微妙然而深刻的變化。

書中寫道：「王重陽與林朝英均是武學奇才，原是一對天造地設的佳偶。二人之間既無或男或女的第三者引起的情海波瀾，亦無親友師弟間的仇怨糾葛。王重陽先前尚因專心起義抗金大事，無暇顧及兒女私情，但義師毀敗，枯居石墓，林朝英前來相慰，柔情高義，感人實深，其時已無好事不諧之理，卻仍是落得情天長恨，一個出

家做了黃冠，一個在石墓中鬱鬱以終。此中原由，丘處機等弟子固然不知，甚而王林兩人自己亦是難以解說，唯有歸之於「無緣」二字而已。卻不知無緣乃「果」而非「因」，二人武功既高，自負益甚，每當情苗漸茁，談論武學時的爭競便伴隨而生，始終互不相下，兩人一直至死，爭競之心始終不消。林朝英創出了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經》，而王重陽不甘服輸，又將《九陰真經》刻在墓中（第七回）。這一段說得極明白，王重陽與林朝英是兩個完全獨立的人，並無其他因素阻撓他們相愛；正因為他們兩人各自獨立，地位平等，武功相若，因而常生爭競之心，以至於造成「無緣」的結局。這不是因為武功高下，甚至也不是因為爭競之心，而實是因為平等而獨立的人格間的相互矛盾與衝突。說得透徹一點，就是林朝英有一種近似於現代的女權主義思想觀點，她不僅要求與王重陽（男性）絕對平等，甚至還希望並要證明自己強過對方。而另一方面，王重陽卻對此大不習慣，因為他有著傳統的大男子主義（在心理上其實是一「小男人心態」）思想觀點，難以接受真正的平等觀念，更不能容忍女性強過自己，要以「重陽一生，不輸於人」來維護自己（男性）的尊嚴。如此，兩人的關係，就只能是有情而卻無緣了。

其次，林朝英的故事不僅代表她自己，因為她還創立了一個獨立的門派，即古墓派。這是一個純粹的女性的門派。也就是說，是與王重陽、全真派及其男性世界隔絕、對峙的門派。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的「情魔」李莫愁，正是林朝英的嫡傳徒孫，而李莫愁的一生則又正是因傷情而變態，以致走火入魔的一生。值得注意的是，李莫愁雖然是一位「情魔」，而且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但她卻絕不是一位蕩婦、慾魔。相反，李莫愁對自己的情人忠貞不渝，而且終生守身如玉，這不僅是維護一種貞節，而是維護一種（女性的）尊嚴，一種人的尊嚴。無論你是否恨她，都不能不（在這一點上）佩服她。書中對她與陸展元的關係及其來龍去脈並未透露，只有武三通的妻子武氏三娘對陸展元的弟弟、弟媳畧述一二，然而仍語焉不詳。表面上看，似乎是單相思，即李莫愁一廂情願地愛上了陸展元，而陸卻不愛她。實際上，她與陸展元的關係決非如此簡單。從她的師祖林朝英的故事

和其師門之訓以及她送給陸展元的那方繡有紅花綠葉的錦帕，我們不難推測出她與陸展元的關係的真相。即（一）他們曾經相愛過（有贈帕為證）；（二）陸展元後來受不了她，離開了她，而與何沅君相愛並結婚，這才使李莫愁對此事怨恨不已、反目成仇，並成了變態的「情魔」且越走越遠，以至萬劫不復。陸展元之所以受不了她，並離開她，說到底還是由於她的「女權觀念」，即絕對平等，乃至女超於男，這可以她送給陸展元的紅花綠葉的錦帕為證：這方錦帕的解釋與常規（傳統）相反，即紅花是女（李莫愁），而綠葉是男（陸展元，陸、綠同音）此亦即男為綠葉扶女紅花。陸展元作為一個傳統世界的男人（大男子主義旗幟下的小男人）那受得了這個？連王重陽也受不了林朝英，何況乎陸展元與李莫愁？

最後，我們順著林朝英與王重陽、李莫愁與陸展元這一綫索往下考察，看小龍女與楊過的關係，才會發現楊、龍之愛與《神鵬俠侶》一書的真義。此即作者的真正的愛情觀：男女平等，相親相愛。既反對大男子主義的傳統，亦反對女權主義的偏執。——有趣的是，小龍女不僅年歲比楊過大，而且又是楊過的師父（楊過稱她為姑姑）；但小龍女將自己的一身本領對楊過傾囊相授之後，並沒有再擺師父或姑姑的架子，更沒有一定要楊過弱於她、服從她，而是兩人共同探討「玉女心經」。她向楊過學全真派口訣，楊過向她學古墓派心法，互教互學，平等平衡。妙的是「玉女心經」亦正是「愛情真經」，即男的使全真劍法，女的使玉女劍法，兩情相悅，兩心相通，並肩作戰，所向披靡，天衣無縫。另一方面，楊過在其成長及成才的過程中，不論是武功比小龍女低，還是武功比小龍女高，從沒有像王重陽或陸展元那樣耍大男子主義、犯小男人心病，而且始終對小龍女真心相愛並忠貞不二。更說明問題的是，楊過沒有因小龍女失貞被污而生嫌棄之心，小龍女亦未因楊過獨臂傷殘而減一分愛意，兩人各有污點缺陷，雖經種種磨難、非人坎坷，總是兩情相悅，將對方看得比自己的性命及一切都重要。具有象徵意義的是，楊過與小龍女是在全真派的大殿中成婚，而又在古墓中洞房花燭，即楊過與小龍女既背叛了王重陽及其全真派，也背叛了林朝英及其古墓派。換句話說，這兩人反叛的是王重陽的傳統與林朝英的女權，從而

超越了前輩師祖的局限，消除了男女間的隔閡，真正實現了前輩師祖想實現而卻終於未能實現的人生理想：男女真愛，結為一體。

毫無疑問，楊過與小龍女的愛情是一種理想的愛情。這種愛情是建立在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基礎之上的。而這種理想，顯然超越了歷史的局限，同時又沒有現代女權主義的偏激。

由此反觀《神鵬俠侶》一書中的男女關係，例如公孫止與裘千尺的婚姻悲劇，我們便不難找出其悲劇的根源及其變態的病因；而對男人與女人及其相互關係的清醒、深刻的認識，及其生動、準確的表現，使《神鵬俠侶》的情愛描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這不僅是一種藝術風格的變化及藝術技巧的提高，說到底，是對人性的認識和把握更深刻了。

三、儒與道

金庸先生在「射鵬三部曲」的第三部《倚天屠龍記》的「後記」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這三部書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郭靖誠樸質實，楊過深情狂放，張無忌的個性卻比較複雜……楊過是絕對主動性的。郭靖在大關節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黃蓉來推動一下。張無忌的一生卻總是受到別人的影響……在愛情上，楊過對小龍女之死靡他，視社會規範如無物；郭靖在黃蓉與華箏公主之間搖擺，純粹是出於道德價值，在愛情上絕不猶疑。張無忌卻始終拖泥帶水……」這一夫子自道，說明了《神鵬俠侶》一書與《射鵬英雄傳》及《倚天屠龍記》之間的重要區別。

當然，主人公性格的不同，還只是小說之間的差異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差異，還在於其價值觀念的變化。讀了《射鵬英雄傳》，再來讀《神鵬俠侶》，不少讀者都能感到這兩部書味道不同。到底怎麼個不同法呢？簡單地說，就是前者充滿了「正氣」，而後者則無疑帶有一點「邪氣」。具體說，（一）前者有正有反，善惡有

別，黑白分明；而後者之中的善與惡、黑與白就不那麼分明了，因而顯得有點「邪門」。(二)前者中的主人公郭靖剛毅純樸、光明正大，堪稱人格楷模，其武功亦是以簡樸陽剛的「降龍十八掌」為主；而後者中的楊過則多少有些邪氣，浮浪佻傥、衝動滅裂、熱情偏激，做事常不顧後果，且公然欺師滅祖，又反對禮教大防，其武功亦是五花八門，又是古墓派的「玉女心經」，又是自創的「黯然銷魂掌」——兩相比較，雖未見俠氣漸消，但明顯有「邪氣見長」，這成了一些老派正經的讀者批評金庸的口實。

可以舉例說明。關於前一點，即正邪難分，我們在《神鵬俠侶》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而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西毒歐陽鋒。他在《射鵬英雄傳》中是一個絕對的壞蛋，而到了《神鵬俠侶》中，卻成了楊過的義父，而且還是一位不錯的義父，時常真情流露。進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者居然讓歐陽鋒與他的死敵洪七公，這一反一正、一惡一善兩個代表性人物最終相抱而逝，且哈哈大笑，似一對知音友朋！只怕有不少人對此難以理解，更難以接受。

再說後一點。楊過的性格中確有三分邪氣。一出場，就滿口流話，似市井小無賴；後來又拜歐陽鋒為義父；與武氏兄弟打架並罵「師祖」柯鎮惡為「老瞎子」；到全真派學藝又與師父作對，罵師父為「臭道士」、「老雜毛」，進而反叛師門，投入小龍女門下；後來又對白衣少女陸無雙無「正形」，稱之為「媳婦兒」；再後來又公然反對「禮教大防」，要與師父／姑姑小龍女戀愛乃至成親；再後來居然與金輪法王等人相交，還要暗殺郭靖、黃蓉以報父仇……要整楊過的「材料」，可以列出很多條，證明他有邪性、邪氣，遠不似郭靖那般堂堂正正、老實實、純純樸樸。這種差異，顯然非性格二字所能概括。

如何理解楊過及《神鵬俠侶》中的這種「邪氣」？在傳統的——正統的——價值觀念之下，當然很難得到合理的解釋，而只能得到「不好」的評價。

這實際上牽涉到作者的價值觀的變化，即由儒家正統觀念向道家的非正統觀念的轉變。

很明顯，《射鵬英雄傳》的主人公郭靖是按照正統的儒家人格的理想模式來塑造的，其特點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即「民族至上，犧牲自我」，亦即把集體、民衆、民族、國家的利益絕對置於個人的利益之上，為了前者不惜犧牲個人的幸福與利益。

《神鵬俠侶》中的楊過則完全不同，他是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非正統的人生道路，入了「道流」。其特點是「至情至性，實現自我」，即把個人的利益、情感、個性及人格尊嚴置於人生首位，作為首要目標，亦作為待人處事、評價是非的首要原則。他從小的著名論點就是：「誰待我好，我就對誰好」，顯然不大去注意這個「誰」是善是惡、是正是邪；所以他能拜歐陽鋒為義父，而罵柯鎮惡、咬趙志敬、打鹿清篤，進而還要殺郭靖和黃蓉；所以他不把禮教大防放在眼裏，堅決要反叛常規，與師父結合，為此，他不怕千刀萬剮，不惜奮鬥和犧牲。毋庸諱言，像楊過這樣的性情中人，往往會率性而為，甚至會任性胡為；會做一些好事，也會做一些錯事或不那麼好的事；而且，他也顯然沒有、亦不會像郭靖那樣將民族危亡、百姓生死放在眼裏，更不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會自覺擔當民族大義以至不惜犧牲自我。即便最後參與了襄陽大戰，而且立下頭功，那也是因個人情感，加上風雲際會，任性所之，當然也因為作者有意要讓他「改邪歸正」，從而與郭靖攜手襄陽，殊途同歸。

楊過這樣的人，當然沒有郭靖那麼可敬；然而，在另一意義上，卻又比郭靖可愛得多。原因非他，是楊過的形象更真實；而郭靖的形象，則顯然是按照儒家之俠的人格理想的模式去設計的，因而免不了有些理想色彩過濃而真實成分不足；而楊過，雖然也不無理想色彩，但總而言之，其性格的真實性程度要遠遠超過郭靖。從藝術觀點看，郭靖只能算是一種很好的類型形象，而楊過則是生動的個性形象。

如果說郭靖是某種意義上的「儒家之俠」，那麼楊過就是「道家之俠」。因為前者重集體、社會，而後者重個體、個人；前者重禮與義以規範社會，而後者則重視性與情以面對人生；前者重（社會）理想，後者重（人

生)真實。

最後，楊過與郭靖《神鵬俠侶》與《射鵰英雄傳》的真正的差異和轉變，是由「俠義理想」向「人性真實」的轉變和發展。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說，《神鵬俠侶》在金庸小說創作道路中有着重要的轉折性意義。

了解這一轉折，我們就很容易理解並評價前面提出的「正邪之難」與「儒道之爭」了。

所謂「正邪之難」，是指難以由傳統（正統）的觀念及術語來解釋和說明《神鵬俠侶》一書中的「正消邪長」或「正邪不分」這一特點的。而現在，我們不妨將之看成金庸小說創作中的人性的深化表現。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即西方哲人所說的「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亦即我們常說的正與邪、善與惡，遠遠不似我們想象的那樣黑白分明水火不容，相反，它們共存於人性世界之中。正中有邪，邪中亦有正；善中有惡，惡中亦有善；正邪交織，善惡同體，這是人性的最大的真實或奧妙。

因而，當人們看到，在《神鵬俠侶》之中，歐陽鋒對楊過露出父親的真情；李莫愁對小郭襄產生母性的温情；乃至金輪法王一心要收郭襄為徒，從而對郭襄百般忍耐與呵護，並稱讚郭襄的聰明與善良……種種邪中之正，或惡中之善，有甚麼奇怪呢？同樣，當我們看到武三通這樣的正人君子因情而瘋；尹志平這樣的道學高人因慾而蔽；趙志敬這個人因權慾熏心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甚至連黃蓉這樣的「經典性」佳人亦因對楊過的猜忌與隔閡而鑄成一個又一個錯誤……這些又有甚麼難以理解的呢？以上種種，正是《神鵬俠侶》一書的真正的深刻和精妙之處。人性的弱點與人性的光芒相互交織，掩映多姿，造成豐富的個性世界及其奇異的人生故事，這正是金庸先生「悟道」的表現。

正是因為金庸先生的「悟道」，即如本書的「後記」中所寫到的對「人性不變」的發現與開掘，才使《神鵬俠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也正因如此，金庸在此後的小說創作中才能更上層樓，逐步深化，超越了尋常武俠小說的「童話世界」的層次——在童話世界之中，由於要遷就兒童的心智及其認知習慣和規律，必須好壞分明、善

惡有別，狐狸與山羊永遠不能混淆——而上升到《神鵬俠侶》及其後更為深廣、更為豐富複雜、多姿多姿的「寓言世界」的嶄新層次。正因如此，金庸小說才能別具一格而且能雅俗共賞；金庸本人才能真正成為超越羣雄的「武林盟主」及大家公認的武俠小說的大宗師。

又因此，《神鵬俠侶》作為金庸「悟道」的標誌性、轉折性作品，不可不讀，更不可不精讀、細讀。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目 錄

《神鵬俠侶》總論 陳 墨 (一)

第一回 風月無情 (三)

第二回 故人之子 (三四)

第三回 求師終南 (七二)

第四回 全真門下 (一一〇)

第五回 活死人墓 (一五〇)

第六回 玉女心經 (一八七)

第七回 重陽遺刻 (二二六)

第八回 白衣少女 (二六三)

第九回 百計避敵 (二九六)

第十回 少年英俠 (三三二)